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25
16 Octo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0月9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巴先生 (尼日利亚)
嗣后: 贾雅先生(副主席) (文莱国)
嗣后: 加巴先生(主席) (尼日利亚)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代表发了言:

杰克逊先生 (圭亚那)
范利埃罗普先生 (瓦努阿图)
卡特先生 (巴哈马)
格拉克先生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巴斯迪奥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8](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15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9 (续)

一般性辩论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们是在合作趋势压倒对抗趋势的时候召开这次会议的。因此, 国际环境中充满着良好的气氛。随之而来的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关系的改善。人们希望它将带来一个联合国将在其中发挥中心作用的全球和平与公平发展的秩序。因此, 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召开第四十四届联大有可能促进扩大全球合作及建设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全球努力。

圭亚那相信主席干练的指导下, 这些希望将会实现。因此, 我要向主席表示我热烈的祝贺, 并表示我对你工作成功的最良好的祝愿。作为一个杰出的尼日利亚和非洲的儿子, 你具有这样一个崇高职务所要求的所有能力和品德。

我也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丹特·卡普托先生表示敬意。他的领导非常干练又给人以启迪。

在八十年代即将结束回顾国际关系发展的时候, 应当承认在寻求使全球社会所有成员都同样得到好处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已有了积极的进展。

国际紧张局势大大缓和; 对话与谈判推动了冲突的解决; 集团争夺显著减少。区域合作已成为全球进程, 各国社会内部及各国关系之间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革。殖民主义的退败正在加速, 新的信念和多边主义表现为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联合国, 这样一个能够被其成员国有效利用以实现各国人民超越国家疆界理想的国际组织。在经济领域也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和有益的变化, 虽然这些变化还不很普遍。这些主要的潮流和趋势使我们对未来满怀希望。

然而, 这正是尚未找到解决办法的老问题顽固存在, 新问题已经出现并构成新的挑战的情况。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只能通过需要进行真正国际合作的开放和

透明才能实现，因为这些问题具有全球性质。我在这里指的是诸如环境和毒品等问题。

在审议国际议程上众多的项目时，我想说我们得到的帮助是人们更加广泛地了解对相互依赖所产生的目前的复杂性和各种需求。今天，相互依赖性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其后果已经使得全球行动成为一种紧迫的需要。这一现实最明显的地方莫过于裁军的斗争，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这一进程幸亏最终已经开始。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通过签署《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表明了值得赞扬的裁减它们核武库的意愿；并且它们正在进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讨论。

也应当指出超出足够的国防水平的常规武器问题正在日益得到处理。应当在国家和国际水平上鼓励这一事态发展。我把国家因素包括进来是因为常规武器不幸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经常商品。只有在购买和生产方面同样实行相应克制，这一领域中的国际努力才能取得成功。同样，武器技术迅速发展所预示的危险应当使我们更加关注。

更普遍的说，由于军备竞赛威胁影响到所有人民的生活，裁军不能在排他的基础上进行。正如秘书长所说：

“……联合国应当继续站在这一领域中多边努力的前沿”。（A/44/1，第15页）

在这方面适当地利用联合国机构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产生了减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有利的效果。这一事态发展促进了一种环境的产生，在这一环境中，区域国家解决自己问题的当地努力得到了协助。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在存在冲突的所有区域中，外部利益的介入使得寻找一项解决方法更加复杂。因此，现在出现了良好的环境，在诸如阿富汗、中美洲、伊拉克和伊朗以及南部非洲等冲突地区，超级大国缓和与区域和其他努力的

结合导致为寻找解决这些冲突进行对话与谈判并为解决一度看来无法解决的争端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联合国都起了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但是，解决进程尚未结束。

应当严格贯彻经过微妙谈判达成的有关阿富汗的和平协定，以便不破坏一项政治解决。在中美洲，《埃斯基普拉斯协定》和最近的《特拉协定》已经为和平铺平了道路，必须支持该区域各国，并使它们的努力取得丰硕成果。已经同意停火的伊朗和伊拉克都应当被说服进行和解和恢复良好关系。在塞浦路斯，两族间会谈未能如国际社会所希望的那样取得进展是令人遗憾的。我们敦促有关各方对秘书长提出的合理建议作出有力的反应。

在长期以来饱经战争、破坏和痛苦的柬埔寨，人们希望有关国家将会恢复巴黎会议，坚定地努力寻找共同基础。在仍然被分裂为南北两部分的朝鲜，国际社会应当推动它们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和平统一。

在西撒哈拉出现了贯彻秘书长和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提出的和平计划方面的进展迹象，我们必须敦促各方进行充分的合作，努力解决这一旷日持久的争端。

纳米比亚当然与联合国有着独特的关系，联合国毕竟是合法的管理当局。纳米比亚的自由长期以来被顽固不化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剥夺。但是，纳米比亚现在看来正处于恢复这一自由的前夕。联合国承担着特殊责任使其有必要在这一进程接近完成时保持更高的警惕。我们不应容忍南非阻碍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所有政治权利的狡猾的逃避手段或阴谋诡计，并确保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所有条款得到贯彻。圭亚那是那些向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旨在确保这一成果的行动提供人力资源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期待着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加入联合国。

与纳米比亚不同，结束种族隔离的前景——这是不可避免的——尚未看得清楚。然而，在解放运动的压力和国际社会压力的结合下，该政权军事上不可战胜

的神话被打破，再加上种族隔离内部的内在矛盾，使其日益难以苟延残喘。必须按照人民的民主愿望进行改革。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同时，有必要加强国际上要求进行这种改革的压力。必须维持、加强和扩大制裁，必须帮助和鼓励该动乱土地上被压迫的人民。在彻底铲除种族隔离之前不应当松劲。

巴勒斯坦人是又一个被剥夺基本权利的人民。他们痛苦地流放散落在世界各地，忍受着被剥夺家园的人民的耻辱。起义形象地描绘了压迫一个民族的后果以及同时他们恢复自由的毫不动摇的决心。一项解决方法的各种要求早已确定。所缺少的是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和这个或那个有关方面勇敢地采取必要的步骤的决心。联合国呼吁召开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如果以耐心和认真态度进行的话，能够导致持久的谈判解决。

当前的气氛有利于旨在解决我刚才提到的问题的集体努力。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但是，即便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有必要适当注意全球性的新问题。

其中的第一个就是环境问题。尽管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在世界上第一次全球性地讨论了人类环境问题，国际社会只是到最近才深切体会到环境持续恶化对人类未来构成的危险。

我认为应当回顾一下，在斯得哥尔摩商定的关于国际合作行动的原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并包括这样一个要求，即对环境的关心应当加强，而不是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当时还商定，国际社会应当通过适当措施，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合法利益。目前人们在表示关心的同时，也应当尊重这些原则。

事实上，自从1972年以来环境进一步恶化，因此紧迫需要采取适当措施，制止并扭转这一趋势。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和其他国际及国家机构已在这方面制定了有用的计划。然而，除非能够有计划地、冷静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否则所期望的国际合作就可能被迫屈服于有偏见的态度和不公平的做法。在这方面，我是作为亚马孙河流域国家的代表发言的，并认识到如果坚持目前一些

关于利用热带雨林的立场，那么这有可能导致不必要地拖延在前进道路上达成全球协商一致。

圭亚那认为，目前的情况要求采取一种建立在合作关系基础上的方式，根据这种方式，在承担责任时，将考虑到不同的能力和过去的过度行为。例如已经指出，热带雨林是各种各样生物的储藏库，它可以被用来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我们这些拥有这些森林，并被以各种方式劫说要保护这些森林的人，除了作为其他国家产品的消费者外，几乎没有从把这些森林作为基因库加以利用中得到好处。在这方面，必须进行新的安排，使拥有权的好处至少与发现的好处相等。因此，我要求联合国各有关机构采取行动，使这一希望变成现实。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毒品问题，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要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得到积极处理，这一问题就可以适当解决。我指的是生产、贩卖和消费。我要高兴地指出，最近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行动都已加强。圭亚那支持加勒比姐妹国家牙买加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方面采取的行动。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只能共同前进。

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在对全球经济总的质量进行估价后，并从人类福利的角度来看，不能说全球经济状况良好。世界产量确实继续扩大，目前的迹象表明这一趋势是不可扭转的。有人甚至说世界即将进入繁荣的新时代。但是，尽管有许多积极的特点，国际经济并不是在强有力地扩大。增长的格局是不稳定的，因此无法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打击的经济恢复活力，虽然为取得扩大可能带来的救济作出了艰苦的国家调整努力。

为寻求满意的解决办法已进行了近十年的努力，但债务继续主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运。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不但没有得到能够使它们经济复苏的资金，反而不知不觉地成了发达国家的资金来源。贸易一直是增长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一领域中的机会经常受到不断采取保护主义行动的破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出口价值的商品受到了苛刻条件的限制，这严重阻碍

了取得积极成果的机会。世界上的竞争非常激烈，效率和质量仍然是应当首先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提高持续增长的可能性，那么就必须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技术能力以及世界经济进步过程中人力资源发展的不足。

本十年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主要工业化国家增加了关于经济问题的政策协调性。这种行动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然而各界人士仍然感到担心的是，工业化国家严重的失调现象以及它们汇率和利率的不稳定可能会影响所有人对前景的展望。

在这种令人不满意的条件下，饥饿、营养不良和可预防的疾病造成许多人死亡，其数字高的使人无法接受。我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全球经济进行估价的。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它们目前的逆境，并为提高持续增长和发展水平作出贡献，那么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就必须加以克服。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南北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与增加和平与安全以及保护环境所做的其他努力是背道而驰的。

恢复繁荣并不容易。然而，当我们纵观经济全景时，我们看到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有了稳步改善，这使人们重新感到存在着进行国际合作的各种可能性。这种进展包括具有国际和国内特点的改革。它们不仅涉及到制度，而且也涉及到各种问题。这一进展反映在加强世界许多地区一体化进程和缔结贸易协议之中。

在过去四年里，加勒比共同体国家一直积极寻求推动这一进程。在这些年中，已采取了把加勒比共同体发展成单一经济的重大决定。最新的措施载于《大安斯宣言》之中，这一《宣言》是加勒比共同体政府首脑今年6月在格林纳达开会时通过的。该共同体是通过共同概念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各成员之间也更加相互支持。该共同体的国家和人民对雨果飓风给几个岛屿领土造成的破坏作出的反应雄辩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兄弟般的情意。

最近提出的关于债务问题的建议虽然有局限性，但对债务战略的逐渐发展作出了贡献，并给人们带来了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解决希望。在这一方面，有必要在减少债务问题上更快的向前迈进，并且尽可能扩大减少债务的范围。与此同时，必须保证减少债务的积极努力不会由于无法获得新的资金或利率不利的变动而受到挫折。

经济关系中的这些变化也表现在主要的多边机构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看法和所采取的态度上的变化之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会根据最近为解决这一危机作出的更大努力，参与提供债务和偿债减少的财政援助。此外，由于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国家受害于经济挫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了关于这些国家利用其结构调整贷款业务的政策。此外，它还建立了经过提高的结构调整业务贷款，贷款的条件已经过调整，使许多受益国能够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及时地利用它的资金。

多边贸易谈判正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指导下进行。进展正在逐步取得，在讨论结束之前，仍然存在着建立更公平、更完善贸易制度的可能性。但如果不作出真诚努力，以兑现对第三世界贸易增长关系重大的停顿和压低标准条款所作的承诺，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会减少。

与此同时，更多的国家正努力全面参加国际经济。随着各种援助形式的出现，以帮助这些国家同国际经济一体化，对于这些事态发展反应也越来越增强。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应通过随着加入世界经济而来的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成为充分的受益者，认识到它们也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把不利变成全球发展的胜利。我们还可以扩大这一成就，使合作范围扩大，包括在所有有关的重要领域中采取恰当的国际政策行动，这些领域包括商品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我们的责任是明确的，我们必须共同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滑坡。相互依存和寻求全球和睦的任务决定了我们必须肩负这一责任。将在明年4月举行的联合国大

会特别会议以及一项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制订过程，都是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机会。

我们的行动也应该反映出局势的紧迫性。哪种方式提供最有效的合作手段，那种方式就是行动的框架。无论是双边、多边合作，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圭亚那都准备在联合努力中发挥作用。

在联合国的威望得到恢复的时候召开大会专题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振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特别会议，极为适宜。联合国组织已经开始重新履行恢复和平与愿望的首要责任。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不断开会，审查局势发展，行使其作为世界和平保护者的权威。

对于这些事态的发展，很大的功劳应归功于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在争取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稳定与进步方面所采取的许多倡议中同会员国充分合作。他令人敬佩的年度报告反映了今年为加强联合国效力所做的宝贵工作，明确地指出了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当采取的某些步骤。多年来，提出了许多旨在改进联合国机构的意见。圭亚那希望，这些意见能够得到充分的审议和执行，以便有利于联合国组织及其活动。

改变态度的倾向有利于联合国的未来；如果加以推动，应当能够使联合国充分发挥潜力。现在应该加深对联合国失而复得的信念，以便使联合国能着手扩大其成就。

显然，由于联合国已经取得的成功，人们将对该组织提出新的要求。比如，联合国将起到保证解决冲突的协定得到严格执行的作用。如果我们缩手缩脚，联合国组织所赢得的新的威望就会消失，使世界再度成为不受欢迎的冒险主义的牺牲品。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应当更多地利用早期预防性外交这也很重要，因为他与纠正性措施相比有明显的长处，纠正性措施常常为时过晚，代价太高，效力较差。

因此，在这一和平与国际法的十年开始之际，让我们下定决心利用以政治和法律手段解决冲突的优势，而不用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方式。让我们也决心更多地利用国际法庭促进和平事业。

联合国正处于成功的高峰，向继续困扰世界的各种问题发动一场重大的进攻。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所有会员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其利益融汇一体。

让我们在这届会议上举起团结、合作的旗帜，从现在起为建立一个持久和平与繁荣的体制而努力。

范利埃罗普先生（瓦努阿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跨上这一讲台，在联合国大会面前发言，永远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与特权。今天，这项荣誉与特权对我国代表团有了更重要的意义。我高兴地向你，向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祝贺与最美好的祝愿，祝贺你被一致选举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主席。

此外，我荣幸地向你转达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理沃尔特·利尼神父的个人祝贺。总理向你表示最衷心的问候，他知道你这一位朋友不仅是尼日利亚自豪的儿子，也是瓦努阿图自豪的儿子。我们记得，1985年，在你以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问瓦努阿图的时候，在一次传统仪式上，被授予“酋长”的荣誉称号。因此，瓦努阿图同尼日利亚一样，为你的当选而自豪和欢庆。

为了不致于累赘，我就不再再次赞扬你的外交经验与技术了，其他代表已经说了这些话。我仅表示，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完全赞同他们所表达的观点与感情。我们愿提出四个词；我们这些有幸直接了解你的人认为，用这些词描述你最为恰当。这四个词是：真诚、勇敢、庄严、正直。这四种品质使你不仅成为贵国和非洲骄傲的儿子，也成为所有热爱这些美德的人民的骄子。

我们同尼日利亚外交部长一起，向非洲国家集团，特别是喀麦隆和埃及政府致敬；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在大会发言时，对非洲一致提名，使你当选主席表示了感谢。

此外，我们赞同我们听到你在对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兄弟，喀麦隆常驻代表保罗·巴梅拉·恩戈先生所作的十分感人的赞扬。主席先生，你那时所表达的——我们赞同你的话——远远不止是一般的感情。

我们欢迎副秘书长罗纳德·施皮尔斯先生——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担任新的职务，并祝愿他成功。我们也祝贺你的前任，阿根廷前外长丹特·卡普托先生干得出色。他担任主席期间正值出现那些历史性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气氛。我们现在在加强联合国，以及正义和世界持久和平的前景的努力中，必须利用这一气氛。

毫无疑问，实际上目前的国际气候远比今天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好。我们现在有机会最终跨越这个门槛并确信人类将不会通过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一场核冲突蓄意毁灭我们所了解的生活。然而，许多主要的问题继续困扰着人类，我们相信，诚挚、勇敢、尊严和正直仍然是为全世界各地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建设并维护正义、和平和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进程中的最基本的品质。

我们欢迎并赞赏新的开放、相互尊重和普遍更加友好的气氛，这是目前美国和苏联关系的一个特点。然而，如果我们忘记了今天困扰人类的许多问题并不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两个大国对抗所造成的后果，而是先于冷战就已存在的古老的矛盾和苦难并暴露了人类以及我们所发展的各种机构的不尽完善的东西所造成的后果的话，那么我们对自己，乃至对历史就是不尽实事求是了。

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曾讲过的那样，“人类所造成的虚荣和自负往往被生活所嘲弄。”因此，当某些人毫无顾忌地加速制造和布署更加新型和威力更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时候，自然往往不止一次的显示出，通过释放飓风、旋风、地震、洪水和旱灾反而能够因此而制服人类，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要想得到的话，那么这些灾难所带给我们的远不只是死亡和破坏。当某些人在试制和发展诸如化学剂和细菌剂这些无声的杀手的时候，而自然为满足我们想要给其他人类造成痛苦和苦难的

希望而带给我们的远不仅仅是传染性的疾病。当某些人在享乐主义的趋势下着了魔似地吸用使人上瘾的毒品的时候，自然显示出，这些毒品的消费者最终要成为他们那一种走火入魔的邪念的牺牲者。

当某些人自私地加紧尽早崇尚物质财富的异端邪说的庙狱殿堂而毫不关心我们这个星球未来的福利的时候，自然对这种不断破坏环境的行为所能做出的唯一反应就是，他象我们显示出地球上的资源是何等贫乏，他能支持和维护生命的能力有多么脆弱。当某些人出于无视他人的利益——他们仅仅是由于幅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语文和性别上的差异——的时候，自然不止一次的显示出，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在活着的时候团结在一起，那么我们注定只有在死亡的时候才能团结起来。

现在我们所有的人认识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了，即如果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不拥有一个未来，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将不会拥有一个未来。1989年9月27日菲律宾外交部长劳尔·马格拉普斯先生不仅是为了本国的穷苦人民，而且也是代表我们大家讲了话，除了其他问题以外，他还雄辩的指出，

“今天，一种人类降生了，他在降生的时候不仅带来原罪，而且也带着原债（A/44/PV. 1, P. 35）。

这一令人不寒而慄的现实，具体体现在目前发展中世界和欠发达世界的债务达1.3万亿美元之多，这一现实对于世界多数人民来说，预示着一一种毫无希望的前景。此外这种已经到达无法解决程度的债务继续增长，人们看不到终止这种增长势头的明显迹象。

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回顾一次最近举行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债务危机以及反映了人们普遍要求实现经济公正的其他方面，这些讨论并没有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一迫在眉睫的信息已最终开始深入人心，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某些令人感到鼓舞的迹象。然而国际社会不全面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每一天都会使发展中国家更加濒临经济的深渊并会造成破坏性的潜在社会影响。

并非发展中国家的所有经济竞争都是发达世界所为，或是因发达世界缺少

行动所造成的。当然，发展中国家对于我们相当多的经济部门中普遍存在的不足之处也必须负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其特征表现为严重压低的商品价格、资本的反向流动和日见抬头的保护主义压力——已经使世界大部分地区要求申张国际经济正义的呼吁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承担更大的财政责任和进行更严格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当然不应以牺牲那些处在各个发展中国家最为不利地位的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因为这不仅将是不伪善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最先赞成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部门采取更为严厉的财政限制的人，往往是最后一个对用于研制新的致命和毁灭性手段的军费开支采取相当宽松的限制性措施的人。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现很难获得充足的发展社会基础设施的经济信贷。然而，同样是这些国家常常发现获得用于补充已经超额的军费开支的经济信贷却要容易的多。

当某些国家忙于把相当大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建设和维持复杂的军事防御以对付真正的和想象的外部敌人的时候，另一个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比较难以对付和更加险恶的敌人也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这个敌人不管我们的领土幅源大小；也不管我们的财富如何；不管我们的实力怎样；也不管我们公开表明信仰如何，他已经日渐形成了一种威胁我们所有人的能力。

这个恶魔一样的敌人不尊重任何国际边境、任何法律、对于体面的分寸更是不放在心上。这个敌人野蛮、毫无原则、毫无道德可言，他就象以前出现的一个恶魔——即国际人口贩卖交易，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贩卖奴隶。今天的这个敌人——国际性的毒品贩卖——对于当代的文明社会形成了明显而紧迫的威胁。如果他诱惑的阴谋不能得逞，他就试图进行腐蚀；如果他不能够腐蚀，就企图进行恐吓；如果恐吓不能奏效，他就试图进行屠杀和毁灭。

那些参与这种毒品贩卖活动的人既不值得我们同情，也不值得我们怜悯。他们是恶魔的化身，我们必须采用现有的一切手段来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象

当初正派的人类、人民的政府和机构对付当年的奴隶贩子一样；我们要向国际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对付进行灭绝种族大屠杀的刽子手；我们也要向其中谴责危害人类的各种罪恶的国际法庭那样对毒品贩子采取严正的立场。

今天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所表现出的勇气向我们提出了历史性的挑战。如果我们不去迎接这场挑战，如果我们让哥伦比亚单枪匹马的去和这个魔鬼搏斗，我们就会注定葬送现代文明。哥伦比亚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1989年9月29日在大会发表的讲话感动了我们所有的人，大家不禁一致起立为他鼓掌喝彩。让他的讲话同样使我们同心协力的站起来为各国人民的未来而战——为我们的儿童的未来而战。

一位年青的作家是在最近有消息报道的我们这个东道市的某个地区长大的，他精心写作了一部十分感人的剧本，其情节以最近发生在他过去邻居家的不幸事件十分相似。基本的情节集中描写了一件无所顾忌的种族暴力行为并揭示了剧中主人翁的原始感情。在本剧结束的时候，一个男人站在一边，观望着一个黑人牺牲者遭到致命的殴打，他对他女友的反映感到大为吃惊。为了开脱他自己，他解释说：

“……生活是短暂的。过去已经过去。让我们为自己操操心吧。当炸弹扔下来的时候，我们可就都玩完了。”

她尖锐地回答说：

“这个世界是不会因为一颗炸弹而完结的。就因为有了象你这样一些无所事是的人，世界才会灭亡。”

在这出戏进行彩排之后的一星期，就在这个作者长大的社区，就在作为这出戏被禁的这块地方，发生了一件悲惨的和更加公开的杀人事件。这出戏的主题恰恰适用于国际社会面对毒品贩卖而无所作为的情况；他也可以用于形容世界面对黎巴嫩暴力分裂的局势无动于衷的情况；他也可以被用以说明我们中间的某些人面对巴勒斯坦人被占领领土上举行的起义就采取袖手旁观态度的情况。

该剧的主题很可能就是关于那些每次当南非人民表示他们再也忍受不了种族隔离时仅满足于成为旁观者的人。 该剧的主题也很可能就是关于那些当纳米比亚、新喀里多尼亚和其他非自治领土的人民决定重新要求回自己的特征、主权和未来时选择做旁观者的人。

在此方面，我们注意到葡萄牙外交部长若奥·德乌斯·皮涅伊罗先生提出的国际社会不能对东帝汶局势置之不理的这一令人感动的呼吁。 瓦努阿图政府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对东帝汶、西撒哈拉和其他弱小领土的情况置之不理，而一些人在估价国际关系目前的状况时却忽略了他们。 对我们来说，如果上述弱小领土的人民现在不能自由表示他们的意愿并决定他们各自的未来，那么世界并未发展到我们愿意相信的地步。

在离瓦努阿图自己的海岸更近的地方，新喀里多尼亚人民和法国政府已开始了一项富有想象力的倡议，该倡议最后将得以为真正的自决行动提供框架，为该南太平洋领土的多灾多难的历史提供公正与持久的解决办法。 我们继续支持根据新喀里多尼亚遭受殖民统治的人民的合法意愿早日实现向独立的新喀里多尼亚的过渡。

不结盟国家与政府首脑继续把非殖民化进程看作是重要的国际优先事项。 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国家或政府的首脑重申他们致力于非殖民化进程，今天在这里代表的国家中大多数都是通过该进程而迎得了政治独立。 在新喀里多尼亚这一具体问题上他们：

“强烈要求将该问题……置于联合国的积极审议之下，直到与联合国的原则与做法一致的国际接受的自决行为的条件得到实现。”

重要的对话进程已导致在新喀里多尼亚恢复了和平与平静的政治气氛。 做为邻国，瓦努阿图欢迎为结束暴力行为并改革旧的社会秩序所采取的措施。 只要新喀里多尼亚人民继续在这一框架中努力，我们将继续支持在新喀里多尼亚正在进行的进程，并将那一进程看作是该国政治进展的工具。

我们感谢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所给予的理解与支持。 我们知道要理解并认识来自遥远地区的一个小领土的人民要求公正的呼声的所有细节问题并不总是

容易的。我们也知道,由于其他限制,要一个大国作出积极反应也并不总是容易的。法国愿意倾听新喀里多尼亚人民的痛苦,愿意制定大胆的新的计划以努力解决这些痛苦,这表现了它独特的伟大,勇气和同情心。

能使我们感到喜悦的莫过于相信南非政府目前非常伟大,有勇气和同情心实现其促进纳米比亚非殖民化并帮助建立基于正直,公正与公平的新的南非的各种承诺。但是我们和那些怀疑比勒陀利亚目前统治者的诚意的那些国家一样持有怀疑。

虽然种族隔离政权设立了许多障碍,纳米比亚已走上了实现独立的道路。我们为独立的纳米比亚将在国际社会取得合法地位的前景感到高兴。然而,世界其他国家必须保证使南非实现其承诺——所有承诺——而不只是认为便利的承诺。

对南非本身而言,很显然种族隔离注定要灭亡。这一臭名昭著的种族优势论已遭到所有人的唾弃,只有那些头脑仍停留在十九世纪头几十年的人除外,在那时一个人拥有另一人是社会接受的,获取财富和权利的办法。

今天那些囚禁纳尔逊·曼德拉的人发现曼德拉虽被禁闭但他比看守他的人更加自由。他的自由是永不消失的尊严的自由,永远不会摧垮的意志的自由以及永不妥协的良心的自由。他的看守者所处的禁闭状态就是只是被贪婪和仇恨所吞食的那些人所处的道义上的禁闭状态。

南非目前的统治者企图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企图无限期的囚禁整个国家。这种镇压也许会取得暂时的胜利,但是历史教育我们这种胜利总是短命的。现在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将要出现。南非很快就将获得自由,那一国家的所有人民将得以分享财富,分享未来。

最近袭击加勒比东部地区和美国部分地区的“雨果”飓风是已经存在的困扰人类的许多自然灾害的又一灾害。我们对该飓风受害者表示最为深切的同情与哀悼并和其他国家一道呼吁提供紧急与长期援助以帮助重建遭受破坏的一切。

但是由于某些难以理解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比飓风的后果同样可怕的事情,人类似乎仍然决心在摧毁能力方面赶上甚至超过自然。人类的愚昧行为似乎没有止境。

这样在我们哀悼“雨果”飓风的受害者时，核试验继续在南太平洋进行。为什么？我们无法理解。参加一般性辩论的所有代表团都评论了新的积极的国际气氛和大为加强的世界和平前景。那么，为什么南太平洋的人民仍继续看到他们的环境遭受核武器试验的破坏呢？是什么冲突需要使用这些核武器呢？太平洋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对谁犯下了罪？为什么我们的陆地，水域及天空必须被用来试验任何其他地区的人民都不愿在其陆地、水域和天空中进行试验的武器呢？

我们为最近对环境问题表示的关注感到高兴。然而，我们在上述表达的关注中发现了极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我们期待新的声音和我们一道呼吁停止在我们的环境中进行核试验。我们期待新的声音和我们一道呼吁停止在我们的环境中倾倒危险物质。我们期待新的声音和我们一道呼吁立即停止破坏我们海洋生态环境的流网捕鱼。我们期待新的声音与我们一道呼吁更加公平地普遍分配已经从地球获取的资源。

我们将继续说出我们对环境的强烈关注。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想跟上现存的某一方的步伐，也不是因为新近认识到环境赖以支撑我们这一地球上生命的那根线有多么脆弱。相反，我们将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传统上尊重我们称为环境的那一非常微妙的生物平衡。我们将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关注，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后代——以及他们的后代——除了地球的各个角落外别无去处。我们将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地球由于我们中过多的人在需要做很多事情时什么也不干，或干的事情不够而毁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瓦努阿图代表的发言，并请他向总理转达一个口信，告诉他我接受了他谦恭和赞赏的善意问候。

工作安排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通知大会，大会已决定优先审议的题为“向安提瓜和巴布达、英属维尔京群岛、多米尼加、蒙特塞拉特和圣基茨和尼维斯提供紧急援助”的项目156，将于1989年10月12日星期二作为第二个项目进行审议。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卡特先生（巴哈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就你当选为主席一事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巴拿马相信，你作为杰出外交家的广泛经验和荣誉，将大大有利于本届会议的工作，并将促其成功。我还要衷心感谢你的前任、阿根廷前外长卡普托先生以独特的方式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审议工作。

我们的秘书长始终是坚持不懈地追求和平的先锋，我们自上届会议以来所获得的成功，归功于他的高超领导。巴拿马热烈祝贺他在过去一年中所作出的杰出努力。

我此时在这个崇高的机构中发表讲话，但仅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前，雨果飓风怒吼着席卷了我们东加勒比的邻国及东道国的东南边境。我愿代表巴哈马政府和人民向这些遭受巨大的人员和财政损失的国家表示特殊的同情。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特别是援助那些遭受影响其经济生存基础的巨大损失的加勒比小国。

今年是1989年：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我们正处于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十字路口，因此我们必须对八十年代的成功与失败进行反思，并乐观地展望九十年代的挑战。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态度，无论这是多么有限和有条件的。人们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已明显地看出，一个希望与合作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并激发起人们对本组织作用的新的热情。随着这一充满希望的新时代的到来，我们还看到联合国重新获得威信、信誉以及提高其效率的更大决心。

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以及国际上继续向削减欧洲军备所迈出的步伐，是使我们产生新的乐观态度的又一原因。

能够导致中美洲、安哥拉、阿富汗、柬埔寨、和两伊之间的冲突获得和平解决的谈判已取得进展，这方面的努力得到加强。巴哈马称赞纳米比亚所取得的进展，期望欢迎纳米比亚加入国际社会。

另外一项重要的成功，就是于1988年12月通过的新的反对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公约。本组织还于1988年9月29日赢得了正式奖励，即因其维持和平的功绩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从那时起，两支新的联合国部队被派前往监督阿富汗国内及两伊边界上的停火协议。另外一支前往纳米比亚的维持和平部队也已组成，而中美洲核查团现在已在计划之中。

国际社会虽然取得了这些值得称赞的成就，然而继续遇到了很多挫折。因此，本组织的议程正不断扩大，其已经贫乏的资金则面临着相应的要求。

核武器的扩散将带来全球毁灭。此外，对常规武器的使用也限制了把已经有限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因此，对决定其军备政策的政治因素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是各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巴拿马和其他国家失望地看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在上届会议中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然而，巴拿马欢迎已经取得的微弱进展，希望这种分步骤的办法将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果。因此，巴拿马与这些国家一道，呼吁召开一次修正会议，把现有部分核禁试条约修改成全面禁试条约，我们还欢迎定于1990年召开的第四次审查会议。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苏联外长在这次辩论中关于化学武器的讲话，使巴拿马受到鼓舞。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为彻底消除这些具有破坏和滥杀效果的武器而提供必要的支持。

很多国家继续承受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必须解决贫穷、限制性保护主义、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下跌的产品价格的威胁。世界经济目前的状况清楚地表明，南北之间紧迫需要对话并找到解决各种问题的整体办法，这一办法将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从调整转向发展。

因此，巴哈马希望即将召开的大会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特别会议圆满成功。特别会议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对八十年代发生的变化进行估价，同时争取就应

* 副主席贾亚先生（文莱国）主持会议。

在九十年代及以后指导我们的原则达成一致。这将保证我们为第四个发展十年制定一个全面和实际的国际发展战略。巴哈马希望看到国际发展战略解决目前不利的经济环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我们尤其认为，联合国应对发展中世界成百万人的困境进行一次直接和全面的检查，这些人由于贫穷与饥饿，被迫冒着生命危险，寻求在外国满足其微薄的生存需求。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人口的大批迁移只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另外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人落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移民工人协议的空隙中间。向政治难民提供的援助不包括那些处于经济原因而移民的人。他们前往的国家也无法请求国际社会帮助缓和这些移民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国际社会紧迫需要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关于第四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应尽可能包括某些具体合作措施，以援助那些出于经济原因而被迫移民的人和那些必须应付这一问题的发展中国家。

现在我想提请人们注意我们的加勒比邻国海地共和国所遭受的苦难，那里的人民为了摆脱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落后一直在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并与此同时寻求建设为更大的稳定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因此，十分紧迫的是各国际组织和捐献国应该恢复并增加对海地的技术援助与财政援助，以支持海地人民实现他们的理想。

关于中美洲问题，使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这一地区的各国政府决心在该地区寻求实现长期稳定的和平，1989年8月7日的特拉宣言就体现了这一点。巴哈马呼吁所有各国不要作任何可能会破坏这些和平努力的事情，不要使冲突进一步加剧。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一方面该地区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威胁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应该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在道义和物质上支持那里的和平进程，并向那些年复一年屡遭破坏的国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

我国政府支持巴拿马人民为在巴拿马共和国建立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而作出的

种种努力。巴哈马坚决支持美洲国家组织的声明，即巴拿马问题的解决完全是巴拿马人民自己的事情，但同时解决巴拿马危机的过程中和使巴拿马人民自由地行使主权和自决权时，必须遵循各项民主原则。

巴哈马重申本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有权在安全的国境内和平地生活。我们呼吁所有国家都能够承认并尊重包括伯利兹和圭亚纳在内的本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权利。

在中东我们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和平。一方面，巴哈马重申支持以色列在安全和公认的边境内生存的权利，同时，我们也重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巴勒斯坦问题只是复杂的中东局势中的一个因素。黎巴嫩问题也需要解决。

加入国际社会，使世界能够生存下去并能井然有序，那么就意味着必须遵守并支持国际社会所明确阐明的各种标准与原则。关于对人权的尊重，《联合国宪章》已经明确地规定了各项标准，而这些标准又由《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阐述。一国政府如果允许而且自己本身对其公民实行暴力，横加迫害，那么其行动的影响就会超越其国界，对国际社会的各项最根本的原则是一种挑战。巴哈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就已成为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合法议题。这时公民就必须求助于国际社会。

关于破坏人权问题，我想现在谈一谈南非的局势。巴哈马对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所取得地进展感到高兴。但是，我们感到十分关注的是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在南非盛行不衰。此外，政治公民权方面的严格限制进一步表明了南非政府继续迫害南非大多数人民。

巴哈马认为，国际社会在制订战略方面仍然大有可为，以向南非有效地施加压力，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因此，我们全力支持定于12月召开的大会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特别会议。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是国际社会手中最为有效的办法，这样可以迫使南非消除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滥用和贩运毒品以及精神药物仍然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最为重大的挑战，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破坏经济，威胁世界各国的安全。为了制止非法毒品交易的潮流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对毒品的需求也没有丝毫的减弱。

巴哈马总理林登·奥斯卡·平德林阁下于1989年9月28日向《洛杉矶时报》华盛顿办事处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可能造成这一状态的一些原因，他说：

“执行法律的各个部门相互扯皮，影响了对毒品的作战，不负责任的政客们出于个人利益把毒品战政治化，从而使犯罪集团得以发展到这一地步，他们可以用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向经由自由选举的政府的权威进行挑战”。

巴哈马及其加勒比邻国处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南面是毒品生产国，北面是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加在当中，深刻地感到毒品威胁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加勒比地区是非法毒品交易贩运最为猖獗的路线之一。巴哈马总理将巴哈马的独特地位归纳成为中转国，他说：

“我们的手指已经触觉到毒品交易的脉搏，感到了生产者的方式与能力，也感到了消费者的需求与战术”。

此外，巴哈马作为一个中转国，根本无法脱离这一战区。所以我们只有站起来进行战斗，有的时候孤军奋战，有的时候是同我们的邻国进行紧密合作。但是，我们感到采取合作行动可以收到最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坚决支持集体责任这一原则，以对付毒品的威胁。目前，集体责任这一原则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承认。

这一原则已经写入最近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巴哈马感到骄傲的是我们首先批准了这一重要文件，从而开始了这一进程，同时在其国内立法以及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各项努力中已经开始实施这一公约。我们促请所有缔约国政府尽早批准这一文件，以使这一公约成为国际控制毒品的又一武器。

巴哈马承认并赞赏联合国在毒品控制领域中，特别是在制订标准方面所作的大量工作。但巴哈马认为联合国应该大胆地迈出更大的步伐。正如巴哈马总理在最近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

“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采取多边行动，其主要目标应是消除毒品，并对于那些寻求帮助的国家依照他们可以接受的条件向其提供援助。考虑到毒品恐怖主义不断上升，考虑到毒品的生产者以具备准军事力量来保卫他们种植鸦片、古柯和大麻的田地以及生产化验室，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向人们提供帮助的国际机构。”

当然已有许多国家在这里提出了这一办法。一些国家——如加勒比共同体国家提出了雅买加倡议——都表达了这一可能性，并把这一建议列入国际日程。很显然，这一建议为人们提出了挑战，也使人们举旗不定，正如巴哈马总理所承认的那样：

“对生产国的毒品要犯采取外来军事干涉会带来种种政治影响和后果，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陷于困境，要么接受朋友的帮助，向这一死敌展开有效的清除战，要么要冒失去政治领导地位的危险，而毒品集团恰恰利用民族情绪来反对大国干预。”

为了缓和这一困境引起的明显的困难，总理提醒，“如果需要军队的话，各国政府如果愿意将多国军队同本国军队部署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应该拥有决定多国军队兵力和组成以及军队部署的期限和条件的唯一权利”。

总理还设想建立一个特别根除基金，以对消除区内的当地人提供人力和物力、技术援助、重新安置援助和庄稼替代计划方面的资金。我们认识到，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其他联合国麻醉药品管制机构和有关管制滥用麻醉药品的国际机构和组织的知识和经验将对这样一个基金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总理还设想在联合国建立一个支持执行麻醉药管制办公室，不是取代而是加倍生产国的努力。

巴哈马建议这些建议和有关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的建议一起审议，以处理和麻醉药品有关的罪行以及其他跨国界的犯罪活动，我们相信，这些建议如果执行的话，它们将提高系统抵制麻醉药品危害的能力。

巴哈马在1988年初本着同样的精神同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和哥伦比亚一起共同呼吁召开一个政府首脑级的半球会议，以在美洲协调各国对阻止麻醉药品贩卖者的反应。美国总统现已同意召开受贩毒影响最大的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议。

我认为，作为一个有系统的遭到贩毒卡特尔和面临着毒品贩卖和滥用后果的小国，巴哈马是召开半球国家首脑会议的理想之地，我们已经向该地区其他受到困扰的政府这么表示过。我们认为，半球最高级会议将是制订出国家之间在执行、处理复兴和减少需求努力中合作的多国战略的理想论坛。

巴哈马还想强调减少麻醉药品需求战略对反毒品战争的重要性，在此我们敦促对联合王国建议在1990年召开的减少需求国际会议给予充分的政治支持。

巴拿马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它在国际舞台上起到了它的作用。面对险恶的世界经济环境，我们通过明智审慎的国家计划建立了一个以稳定、繁荣和和平为基础的国家。

巴哈马对世界环境的不断恶化表示关注，如果不加以控制，这将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人造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毫无控制的开发有限资源使枯竭成为现实的可能。此外，自然灾害的变化莫测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由于巴哈马经济发展赖以存在的工业——旅游业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取决于健康的环境，因此我们对此感到特别忧虑。巴哈马支持国际社会为人类后代保护环境而努力，因此，巴哈马完全支持计划在1992年召开第二次环境与发展世界会议。

1992年还将纪念克里斯托弗科伦坡到达美洲500周年。对美洲当地人的殖民统治以及不正常的残暴奴役行为的可怕遗产在美洲产生了残酷的不平等社会，这理所当然的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强烈不满。但是，这些强烈的不满感情不应阻止我们承认在15世纪驱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其他航海探险家求知的精力和愿望。我国政府认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巴哈马的圣萨尔瓦多到达这个半球导致许多世界和文化融为一体开始了历史的篇章。今天美洲自豪的独立国家证实了人类的普遍性及其克服甚至是最顽固的障碍的能力，以便于创造在世界其他地方世无前例的多民族社会。巴哈马将利用500周年纪念的机会回顾过去——它认为过去是今后宝贵的向导——并庆祝我们最成功的地方和作为美洲人民还可以获得的目标。

我们作为会员国来向本组织提出我们的共同问题，寻求共同解决的办法。但是，当我们激励联合国成为它必需要成为的重要讲坛，我们发现由于财政状况不稳，它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虽然我们要求联合国起更加有效的作用，但是会员国往往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政治意愿，不是说困难重重就是说不满意。这样做，许多国家推卸它们的责任，这些责任对本组织的财政好转而产生效率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意愿不仅体现在财政方面，而且还是联合国系统方案与全面协调的因素。各机构议程和方案的重叠增加了已经过于紧张的资金的需求。在进一步推行国民政策中缺乏灵活性和持之以衡，并且完全不顾，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害于其他国家，这又是一个影响联合国有效运行的主要障碍。

显然，我刚才强调的问题所提出的挑战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国际协作和合作才能适当解决。去年获得的成果清楚地表明了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无庸赘言，联合国是这一多边合作的最好场所。

联合国仍然是解决冲突和世界问题的最恰当机构。巴哈马将一如既往给予我们的世界机构以全面支持，因为它是人类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希望。

格拉卡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我荣幸和愉快地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的名义，就其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向主席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他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他作为一名外交家和一名国务活动家拥有的高度才能和丰富经验的承认。这还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国家——尼日利亚的高度赞赏，尼日利亚在非洲大陆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要请主席放心。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非洲的忠实儿子履行他当之无愧的重要职责是我们的绝对义务。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他的前任丹特·卡普托先生表示祝贺，他出色地主持了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工作，第四十三届会议极其令人满意的积极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对联合国理想的献身精神和承诺。

还请允许我对我们组织的秘书长表示钦佩和尊重，他充满活力和全心全意地开展了工作。他的活动提高了联合国行动的效率，这些行动推动了联合国目前在多边外交中信誉的提高和作用的加强。秘书长的深谋远虑、他的不懈努力以及他在设法解决影响世界的一些区域冲突时所表现的勇敢精神应当得到人们的赞赏。

我们应当努力把联合国改造成为一个在政治上对世界和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多边分析的权威场所。

为实现联合国潜力创造了有利条件的另一个重要和决定性的变化是，大国现在一致同意恢复他们长期低估其作用的本组织的活力。它们认识到，在缔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的世界，在发展容纳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国际合作，以设法解决世界及其居民所面临问题的过程中，联合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

和平是发展国家福利的必要条件。没有和平，为在物质和精神上提高人类福利的一切努力都会落空。

过去三年来，我们在这方面走上了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和急剧的变化。作为这一变化的基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

这一关系经过长期的对抗和冷淡，今天已经转为合作与谅解。这种缓和似乎不具有以往那种周期性，我们相信，缓和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对世界两种主要制度之间的差异采取了合理的态度。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核时代，这两种对立的社会政治制度不能通过军事力量来竞争，因为那样只可能无情地导致毁灭人类。

第二，由于不受控制的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世界两个政治和军事集团的政治紧张局势威胁到了苏联、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前途以及经济均势。

由于对这一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一种新的政治和军事思想开始在国际上流行，并决定了一些国家执行外交政策的行为，从而使人们越来越有可能在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也即相对于纯粹的意识形态而言，更加重视普遍的人类的价值观——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

这一趋势的最初的具体成果表现为在裁军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人们对和平解决区域冲突给予的重视。

扩充军备不能加强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相反只能造成更大的不安全和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武装对抗。只有各国之间本着信任的态度并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裁减军备，才能确保对人类来说极为珍贵的和平。

1987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消除中程和中短程核导弹协定》是一件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裁军前景出现的一个转折点，各国人民希望看到进行全面和彻底的裁军，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世界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将利用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促进发展和人类幸福。

已经采取的措施表明了两个超级大国走向裁军的政治愿望。我们希望，所谓的杰克逊·霍尔精神将推动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日内瓦会议和维也纳会谈的进展。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裁军不能仅仅依赖超级大国，因为没有各国的参加，裁军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我们知道，对于第三世界在国内和国际上血腥的种族、宗教、领土和政治冲突，我们不能完全归罪于外国。

可悲的是，非洲、亚洲和中东30%的人口面对着各种疾病、营养不良和高文盲率，而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却把预算的20%用在军备上，大大超出了它们用于保健和教育的总开支。

世界范围政治环境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方面人们已经有可能为寻求和平解决区域冲突取得一些具体成果，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起初比较顺利的进展遇到了障碍。这些冲突妨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努力，严重破坏了国际关系，导致了痛苦，困难和饥馑。

在导致和平解决一些冲突的进程中，运用联合国各项原则和机制对已经取得的进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尽管是一个小国，能力有限，仍然参与了国际社会为缓解紧张局势的热点而作出的努力。首先，它在实现安哥拉和平的努力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曼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总统也参加了5月16日在卢旺达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他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和平计划的分析和通过作出了贡献。安哥拉政府采取了果敢明智的态度，同意民族和解和建立和平的具体步骤，因为它认识到将近三十年的战争使其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

十八个国家的首脑在巴多利特通过了以非洲解决相同问题的经验为基础的卢旺达和平计划，这使公平持久的解决办法近在眼前。但对人民的事业持有敌对立场的外部势力的干涉给这实施当时承担的义务造成了困难。

但我们将继续努力为解决这一痛苦的冲突找出非洲的办法，使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最终能够使其人民得到进步和幸福。我们确信，已经开始的进程将会继续下去直至实现和平。

作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邻邦的纳米比亚在实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过程中得到了安哥拉的广泛支持，它不久将实现独立。

任何企图都不会阻挡纳米比亚人民最终获得它多年为之斗争的目标。我们认为，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以现实主义的立场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

纳米比亚的独立日对整个非洲将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它标志着非洲殖民时代的结束。

不幸的是，当非洲人民从非洲大陆摆脱了这一苦痛之后，在南非实行的称作种族隔离政策的犯罪行为则很难消除。

尽管德克勒克总统公开允诺实行变革，国际社会仍应继续对南非施加政治、经济和道义上的压力，因为种族隔离政策本身无法调整，它必须完全铲除。

如果南非愿与南非的民族主义者就建设一个民主多种族的社会举行对话的话，它应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取消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民族主义政党和反种族隔离组织的禁令并结束紧急状态。

南部非洲充满经济潜力，但它只有在和平和合作到来之后才会释放出来。我们坚决支持莫桑比克阵线党的兄弟作出的明智和爱国的决定，决定的目的是促进民族和解和通过与其走入歧途的同胞进行对话取得和平。

关于非洲大陆的冲突，我们欢迎8月31日签署的阿尔及尔协议，它结束了利比亚和乍得在奥祖地区的争执，并阻止了武装冲突在两个兄弟国家之间重新爆发。

在西撒哈拉，我们希望灵活态度将占上风，希望看到能够排除各种阻碍以便使撒哈拉人民为其自决进行的“公民投票”顺利进行，因为这是所有各方都已达成一致。

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之间的问题使所有非洲国家深感痛心，因为这两个邻国

之间仍有紧密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还因为这一冲突的性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依赖穆巴拉克总统为公平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的赋有远见的倡议，希望塞内加尔人和毛里塔尼亚人之间恢复和睦关系。

在中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88年11月于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提出了解决中东冲突，并使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得到最终承认以及中东所有国家人民能在国际承认和有保障的边界内和平安全地生活的新建议。国际社会在关于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方面几乎达成一致意见，这一会议将使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解组织这一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我们遗憾地看到，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同属于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在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并给生命和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之后仍然不能解决其分歧，仍不能排除使合作和团结代替冲突和分裂的障碍。

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局势从外国军队撤出的那一天便发生了质的变化，但要取得和平，冲突各方还必须自我克制不使用武力，并进行对话以便在摆脱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建立真正代表所有政治力量的政府。

在中美洲，最近的特拉首脑会议继承了第二号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的精神，为事态的积极进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本地区所渴求的民主与和平提供了前景。

尽管消除地区紧张局势的进程已经出现希望，但我们仍然远未生活在一个和平和没有暴力的世界上，每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还未得到充分的考虑。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越来越关注对东帝汶的占领，这种占领使东帝汶人民不能享有合法的自决权。我们支持葡萄牙作为管理当局在大会的主持下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7/30号决议授予其的权利同印度尼西亚举行对话解决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值得赞扬的努力。

*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专家最近根据投资、通货膨胀和其他数字的分析表示相信，工业化世界正进入一个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相似的增长时期。

这一事实使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经济困境更加明显，更令人震惊，这一困境的特点是基础设施的危机，在非洲尤为显著。

过去，世界曾面对着由冷战和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造成的严重威胁，这种威胁本来有可能使全人类遭受灭绝。尽管随着东西方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我们避免了这一恶梦，但依然存在着由于南北方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鸿沟、由于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另一威胁。

工业化国家正在开始理解，这一问题应作为影响到全人类的全球性问题加以对待。事实上，国际劳动分工使原料生产国没有任何理由对自己的发展努力抱有希望，由于外债的积累，这些国家已濒于瘫痪。

随着原料在八十年代价格下跌，外贸已不再是我们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之中，其起因就是我们唯一的出口产品可可的价格急剧下跌。今天，我们在北方的伙伴已得出了如下结论，即要求全数偿还债务是不现实的，有必要削减或在某种情况下取消一些债务。我们对一些工业化国家已经采取的步骤表示满意。只有按照有利的条件向穷国提供新的资金，推动国际经济关系的改组，才有可能避免债务无法控制地增加。

明年将发生的事件——即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通过联合国国际发展战略和第二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应当为这种必要的改组作出重要的贡献。为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将使这些国家能够合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采取现代的管理方式。首先，由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现象，要求具有能动性的公民积极和自由地参与，因此，我们必须为普遍建立将允许自由批评、鼓励发展我们人民创造力的民主政府而斗争，这是实现真正发展的先决条件。

在一个充满积极的政治变化以及为人类更好的未来创造前景的科技飞快发展的世界上，依然存在着恐怖与倒退的因素，这是不幸的。

非法的消费和贩运毒品造成了严重和复杂的人类、社会与政治问题。在哥伦比亚发生的事件已表明非法贩运毒品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力量可以多大地威胁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和宪法秩序。这种现象的触角伸延到世界许多地方，因此，为使警方能够对这一灾祸作有效的斗争，那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但是，最大和最繁重的任务是通过科学和多学科的手段努力确定和摧毁这一灾祸的心理与社会根源，这种灾祸使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和妇女，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成人吸食毒品而走向自我毁灭。

在一个正朝着合理解决自己问题的世界上，恐怖主义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方式。恐怖主义威胁到世界所有国家，大会在第40/61号决议中已明确地谴责了这种残暴的做法。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协调行动，遵守现存的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杀害与这些冲突毫无关系、完全无辜的男女老幼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使用这种残暴的手段不可能实现任何崇高的目标。

当代另一个令人痛苦的关切就是我们环境不断逐步地恶化，这种恶化威胁到我们星球的未来。这是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拟议于1992年召开的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会议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能忘记，在北方和南方，环境恶化的根源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在绝大多数的南方国家中都存在着一个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令人极为不安的因素。这就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可获得的自然资源之间往往不成比例。

今年庆祝了1789年法国革命200周年，这一向就不仅仅单纯属于法国的历史性事件，这一事件给全世界人民留下的最大的遗产就是一个废除了等级制度和特权、确认人和公民权利的开放社会的新想法。正是从那时开始，人民作为政治事件中的主要角色的概念开始具有充分的相关性。上个月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宣言强调有迫切的必要促进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尊重个人的生活、尊严与想法。

同已经表明的各种理论相反，我们认为，公民的主要权利是政治权利，因为只有这些权利才能使人们享受到其他权利。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尽管尚未创造充分的条件，尚未建立充分的机构和机制，但自我们党1987年10月作出决定以来，我们已采取了重要措施，以加深我国的民主进程。在执政党——由于我们的历史，该党依然是我国唯一的政治组织，但我们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彻底和充分地保证言论自由。一个选举和宪法的一揽子决定将于1990年使这一进程明确化。

最后，在联合国这一世界所有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共处的论坛上，我谨强调，我们信任和信奉一个更加和平、在经济上、社会上和精神上更为进步的国际社会。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在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所做的工作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巴斯迪奥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代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和人民最热烈地祝贺你，主席先生，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一个象你这样干练、内行又有经验的外交家和谈判家，一个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有着十分热烈和友好关系的国家代表将带领联合国进入1990年代这样一个充满希望和无数挑战的时代，这使我们感到鼓舞。我国代表团坚信，你完全胜任这项工作。

我还想借此机会祝贺你的前任，阿根廷的丹特·卡普托先生阁下，他精干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并且有效地履行了他的重要职责。

令人满意的是，那次导致了建立联合国的灾难性冲突50周年之际恰好是人们恢复了对于这个世界组织解决冲突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信任和信心之时。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他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出色报告中强调了那个值得欢迎的趋势。

对联合国态度的这一深刻变化有多种原因。放弃冷战时期的集团政治以及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和睦关系创造了较好的国际气氛。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恐惧和猜疑，这种恐惧和猜疑前些年曾使联合国为履行它自创始以来就担负的职责所作的种种努力全部落空。

但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更为重要。这就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为时已晚地认识到他们单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分有限。现在，势力和影响已散布在许多国家中，它们都必须考虑到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相互交织的复杂的利害关系。《联合国宪章》中的两个关键机制，即超级大国之间的协商一致以及多边主义的再现一定会有利于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裁军领域内最近的动向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关于协商一致的再现，美国和苏联表示的争取消除化学武器的愿望是在它们早些时候中短程导弹协定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从最近的区域冲突的经验来看，必须缔结一项多边公约，彻底消除各国武库中的化学武器。这样一项公约是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目标，公约必须禁止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

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对于长期陷于僵局的冲突所造成的日益沉重代价的更深刻认识给一些区域争端带来了积极的进展。达成了一些协议和谅解，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得以执行；并且为促进和解和增进对国际法的支持建立了一些机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因而推断，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国际关系中充满了机会的时期，如果我们谨慎处理并清楚地理解它的许多复杂因素，就能够利用这些机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在这方面，很自然地想起纳米比亚。我国政府赞赏秘书长和他的代表为落实商定的联合国计划，使纳米比亚独立而作出的努力。但是，我们深为关注的是，种族隔离政权公然试图通过其行政长官以恫吓和歪曲登记程序来阻挠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选举工作。决不能让南非以欺诈手段来取得它以赤裸裸的武力未能得到的东西。因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认为，监督机构和国际

社会都必须提高警惕，决不能让种族隔离政权的两方手法、拖延战术和恫吓破坏联合国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最近接受了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派遣一个由合格的人员组成的小组，协助筹备这一国家即将举行的大选。因而表现了促成 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决心。我国政府随时准备进一步提供切实可行的协助，以促进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圆满完成。

尽管在纳米比亚取得了进展，但种族隔离的现实仍然在邻国南非存在。我们认为，只要从开明的自身利益出发，并且有政治勇气，最近种族隔离政权换人可以为饱经战火的种族隔离堡垒创造一个机会。但是，少数人政权新领导人所鼓吹的“循序渐进的变化”的那一套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尽管他发出种种自相矛盾的信号，但并不准备把权力让给多数人。现在应该采取大胆和勇敢的步骤来实现南非多数人民的殷切愿望。这些步骤包括解除紧急状态并且免除对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实行的徒劳无益的、不人道的和适得其反的监禁。这些步骤会有利于同多数派领导人开始真正的对话，以便带来有意义的变化，建立起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和统一的南非。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继续坚定不移地、彻底地谴责种族隔离，重申完全支持南非人民为根除这一邪恶的祸害而进行的斗争。只要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存在一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就将继续禁止同那个国家的经济、文化、体育及其他往来。

我国政府知道，个别国家的行动不足以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因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再次向那些对南非政权领导人有影响的国家发出呼吁，支持一切旨在结束这一可憎可恶的制度的国际措施，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我们相信，这种一致的坚决行动是前进的唯一道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欢迎联大决定在今年12月份召开有关种族隔离问题的特别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必要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这是因为最近在南非发生的一些事件，尤其是在一次所谓镇压反种族隔离不同意见

时蓄意谋杀了22名没有武装的黑人以及在9月6日导演了明显没有代表性的再次将黑人大多数排除在外的选举。种族隔离的继续存在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国际社会——各国代表都会同意——感到无比愤慨。

在中东,不幸的是,由于超级大国关系缓和而带来的一些机会没有得到利用。惰性及顽固坚持不现实的目标使一年前开始出现的一些微小的希望正在破灭。一年前这些希望的产生是由于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决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美国开始进行对话。所有的和平倡议都遭到了破产,被占领领土上的流血和镇压仍然在继续。我国政府一贯相信,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仍然是争取和平的最佳手段。这种和平应建立在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所有有关各方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的权利的基础之上。

具有悲剧意味的是,黎巴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黎巴嫩人民的痛苦还在继续。国际社会绝望地看到,长期遭受苦难的黎巴嫩各族人民又进一步惨遭狂轰乱炸的杀害。我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一起吁请黎巴嫩冲突的各方结束这一毫无意义的恐怖行为。所有能够对这一局势进行影响的国家都应该、也必须加倍努力,使冲突得到和平解决。在这方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欢迎阿拉伯联盟最近有关停火的倡议。

世界其他地方最近的一些事态发展进一步说明紧迫需要通过所有有关各方参与的谈判政治解决问题。在阿富汗,外国军队撤离之后战斗又有了升级。各位代表都会同意,这将使谋求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努力更加复杂。

关于柬埔寨问题,外国军队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撤离之后出现了战斗升级的危险。这使不甚成功的巴黎会议所造成的不安定感更加严重。我国政府希望,巴黎会议的两主席在重新恢复外交进程方面获得成功。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秘书长愿意继续进行斡旋打破这一僵局。

关于朝鲜半岛,我国政府希望两个朝鲜之间的对话将继续下去。根据我们完全支持的普遍性原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期待着朝鲜人民的代表尽早进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

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及更多地求助于多边进程使我们越来越多地用地区行动解决地区争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样一个小国就是在多边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区域努力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一起参加了美洲国家组织的巴拿马使命。这项使命是谋求与巴拿马政府和人民进行磋商，通过各种选择和机制帮助建立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以解决巴拿马的政治危机。

我国政府热烈欢迎为中美洲争取真正的持久和平的主动行动。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总统的努力。孔塔多拉集团提出的过程和程序以及最近的《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及《特拉协定》都指出了民族和解及在这一地区恢复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前进道路。这一进程的关键方面是尼加拉瓜即将举行的大选。这一大选必须是自由和公正的。在这一方面，我国政府荣幸地收到了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邀请，派遣官员观察选民的选举情况。我们非常愿意接受这一邀请。

各成员国都知道，海地作为加勒比海地区首先独立的国家在我们的历史和意识中享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它的历史和语言，操英语的加勒比海国家还没有与海地充分发展关系。但是，我们加勒比共同体各国相对地感到了海地的痛苦。因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根据海地政府的邀请再次参加了加勒比共同体派往海地的调查团。最近选举时间表的宣布使我们有了希望，海地政府和人民将不受阻碍地走向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在这方面，国际社会有更大的紧迫性提供必要的援助减轻海地人民的苦难。

过去在这一讲坛上及其他许多国际讲坛上都有人指出，对多边进程的信任程度经常与一个国家的大小成反比。与其他许多国际社会中的小国一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联合国是自己主权和独立的保证，也是促进各成员国之间和平与安全的最有效和最有能力的机构。美洲国家组织和加勒比共同体这样的区域组织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强烈地认为，通常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没有很大影

响的小国必须努力通过其行动成为一支道义上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为国际社会的良知。确实，我国政府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在过去一年中几个小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可观的贡献。我刚才已说过，作为加勒比共同体的成员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经发挥了这样一种作用，这表现为我们在巴拿马、尼加拉瓜、纳米比亚和海地的卷入。我们希望这一积极的趋势将继续下去，因为小国尤其是在共同行动的时候确实在这方面可以作出可贵的贡献。它们不仅是榜样，而且也是正直的代理人。

今天，当我们处于21世纪前夕的时候，国际经济关系中尚未出现有利于产生共同利益和相同的关心和责任的新的平衡的前景。随着全球财富分配不平衡日益严重和更加明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经济形势恶化了。初级商品价格继续在灾难性的低水平上波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已经恶化；沉重的外债严重阻碍发展主动行动。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获得的发展势头已经失去。实际上，八十年代已经被称为失去的发展十年。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整个区域的人均收入现在维持在1980年的水平以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面临着发展中的岛屿小国的特定问题和整个发展中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相互作用而造成的障碍，在1988年经历了连续第6年的负增长。其他区域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经历了人均产值的下降。

发展中世界的负增长伴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上升，发达国家在1988年进入了破纪录的第7年的增长，这不具有讽刺意味？实际上所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取得了超过预料的更加迅速的增长。尽管发达世界中有着这些有利的趋势，但多边贸易制度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贸易堡垒继续盛行，虽然在埃斯特角作出了虔诚的保证。乌拉圭回合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修改和加强国际贸易制度的机会，以保证贸易不受阻碍，各国避免诉诸保护主义措施。我还应当指出，这些措施特别有害于南方的企业和国家。

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发展中国家强调乌拉圭回合必须处理传统上关心的问题，特别是限制进入市场机会的诸如安全保障和非关税壁垒之类的可疑的做法。在把注意力转向所谓的新问题之前必须在这些领域中取得巨大进展。我们希望，今后的谈判将更加透明，并且充满着平等考虑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合作和妥协精神。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债和还本付息问题仍然是长期增长和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不加限制，这一危机持续的破坏将使许多国家在今后陷入毫无希望的赤贫之中。

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必须紧急解决外债问题。但是，这一认识尚未转变为有关将获得所有有关方面支持的一项全面解决方法的协商一致意见。我们认为，迄今为止所执行的债务战略在范围和应用上选择性太强，根本不注意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样的中等收入小国。我向大会保证，我们也在同样程度上感受到外债、还本付息和结构调整造成的痛苦。

还有一个理由说明解决外债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时因动荡不定的利率和更加严重的大量外债以及还本付息的代价造成了一种资金向世界的工业化国家净转移的恶劣局面。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这种反向流动的负担特别沉重。联合国自己曾经估计，该区域从1983年开始每年向国外转移其出口收入或国内总产值的将近五分之一。

这一外流发生的同时减让性资源停滞，外国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动全球性减少，商业银行部门实际上停止向发展中国家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严重的经济扭曲。

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在今后10年和以后的任何战略必须以获得充分的资金作为前提。这种战略的一个优先事项必须是把世界经济中的剩余储蓄转向发展中国家，那里为了促成增长和持续发展对投资流动有着巨大的需求。

所有国家面临的问题的相互关连的特征表明国际合作对解决这些问题来说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金融机构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极其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必须把精力、资源和影响用于逐步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的事业。

今年召开的几次重大经济会议再次证实南方和北方的国家有必要就影响它们关系的问题进行广泛的对话。因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欢迎关于在1990年召开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进程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决定。这次特别会议将及时提供作出政治决定的机会，以便在货币、金融、贸易、外债和发展等相关领域中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我们热忱地希望，特别会议将会促进获得广泛同意的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筹备和通过。

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所有活动领域中的立即应用正对所有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八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经历的经济衰退的结果之一就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在获取和利用技术方面日益扩大的差距，这是特别不幸的。技术是增长与发展的关键，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因此，有必要紧急地制订适当的机制，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加强它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自身的能力，并且以发展中国家随时能够同意的条件这样做。

由于上述理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对制订和签署国际技术转让行为守则努力进展缓慢表示失望。这一守则将规定签署国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且将提供一种框架，在这一框架内进行的国际交流将有利于提供国和接受国。因此，我敦促所有参加谈判的国家不要让狭隘的私利支配他们的思考，而应当看到更大的利益以此指导他们的思考，在这一守则完成并执行后，这种更大的利益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好处。

环境保护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命运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领域。沙漠化、水土流失以及森林滥伐与污染物质放射到大气层和进入供水系统这些问题一起

破坏了我们这一星球的生态系统。令人痛心的是，发达国家企图把有毒废料倾倒在发展中国家去的行动使环境恶化问题增加了令人不安的一面。

环境问题不分国界。因此，单独的国家计划基本上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这一危机需要一致的区域和国际方式。我们加勒比国家已认识到这一点，加勒比环境部长今年早些时候召开了会议，一致商定《西班牙港协定》，该《协定》规定了一个保护环境的协调计划。对我们加勒比国家来说，保护环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够形成我们旅游工业的摇篮，旅游工业是许多象我们这样的国家的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一背景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支持在1992年之前召开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

最近雨果飓风的路线再次表明加勒比岛国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这场飓风经过加勒比岛国，进入美利坚合众国的东海岸，我们对所有受这场飓风影响的人表示同情。重新建设的任务非常艰巨。加勒比国家立即作出反应，在有限的能力内提供援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敦促国际社会慷慨援助这一重建进程。

随着21世纪即将结束，国际经济体系重新形成。从它形成的方式中，人们可以看到较小的发展中岛国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除非它们也能够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更强大的经济单位。

1992年将建立单一的欧洲市场，最近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又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这些都将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加勒比共同体的邻国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些国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考虑到这一点，并预计全球经济将发生其他类似变化，加勒比共同体政府首脑在今年6月在格林纳达举行的第十届会议上通过了《大安斯宣言》和《推动一体化运动工作计划》。该《宣言》载有一系列具体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倡议，这些倡议将在今后四年中执行，并且将加快一体化进程，加强共同体的各个方面。

我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一贯认为，我们的命运与加勒比姐妹国家的命运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我们为一体化作出的努力可以追溯到我们独立之前，在过去

20年里，我们在逐渐而稳步地进行工作，以加深一体化运动，使我们的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变成现实。由于我们的经济缺少互补性，完全可以说，加勒比一体化进程并不容易。但是，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正表现出实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政治意愿、决心和现实主义态度。

使用和贩卖非法毒品已成为影响国际社会的严重问题。这一灾祸侵蚀着各个社会的机体。它有可能挫败、破坏并在一些情况下削弱经过选举的政府采取的行动。拉丁美洲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在整个国际社会惊恐的注视下，那些通过非法毒品同堕落和死亡打交道的个人和实体可能构成巨大威胁。

秘书长在年度报告中指出，贩卖毒品的货币价值最近已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价值，并且仅仅居武器贸易之下。这是对当代国际优先考虑事项的一个尖锐批评，因为当许多国家正在与营养不良、疾病和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斗争时，非法贩卖毒品和武器却居国际贸易的首位。

我们加勒比国家由于目前所处的地位，并缺乏禁止非法贩卖毒品者活动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现在已成了非法毒品进入北美和欧洲厚利市场的自然通道。因此，加勒比政府面临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挑战，由于他们在资金和其他资源上无法与强大的贩毒集团竞争，情况就更加如此。

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所有加勒比国家来说，国际合作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出于这一理由，我国支持召开专门讨论非法贩卖毒品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一非法贸易宣战。但是，这一战斗不能仅仅在拉丁美洲领域和加勒比岛屿海岸上进行。这一战斗还应当消费国的大街上积极、坚决地进行。因此，国际合作不仅应当集中在禁止非法贩卖毒品上，而且还应该集中在需求量减少上。还应当更加重视我们社会中那些由于非法毒品的诱惑而受害的不幸者的治疗和康复。

经过仔细考虑后，我们加勒比国家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国际非法毒品贩卖问题的建议。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建议建立联合国多边、多方面部队，这支部队将

应各国的要求在情报和禁止毒品贩卖活动领域内为他们提供援助。我们建议大会在本届会议期间积极考虑这一建议。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鲁宾逊先生提出建议的基础上，我国代表团向大会议程提出了一个新的项目。这一项目要求建立国际刑事法庭，这将是一个根据国际社会成员协议进行工作的司法机构，它将对那些违反国际法的个人作出刑事责任裁决。这一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将限于在国际法一致原则基础上被确定为国际非行的那些罪行。

非法毒品的国际走私已同种族灭绝、战争罪行和恐怖主义行径成为影响整个国际社会与和平处理国际关系的罪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法律体制通常负担过重，或在某些情况下不足以胜任对付这种罪犯的工作。虽然，当代的技术和通讯革命带来了控制国际犯罪的手段，但越来越清楚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击败国际罪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入了把九十年代宣布为国际法十年的不结盟国家倡议。我们相信，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对十年中编纂和逐步发展国际法将是重要的推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建议已在大会本届会议的第六委员会上提出。我们希望，该建议能得到会员国的充分支持。

四十四年前，联合国缔造者们代表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下来，满目创伤，筋疲力竭的各国人民的集体良知，把联合国当作挽救后代免受战争浩劫的唯一希望。自那时以来，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在某些领域我们做的还不够。

然而，最近发生的事件似乎表明，国际社会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和平的时代。要实现这一和平的希望，会员国就必须给联合国以更大的支持，尤其是随着联合国在解决冲突与维持和平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加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各国才能推行和执行各项方案与政策，使它们获得充分的增长与发展。

因此，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表现出把机会变成现实所必须的政治意愿、想象力和热情。团结起来，我们就能建成一个保证人人享有尊严与价值的未来，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奠定牢固的基础。

下午5时55分散会